

廖從雲編著

中國歷代縣制考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廖從雲著

中國歷代縣制



張其昀叢書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二月初版

中國歷代縣制考(全一冊)

平裝基本定價一元一角正

(郵運匯費另加)

編著者 廖從雲

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劉克襄



發行者 印刷者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臺北市成都路一〇六號

臺灣中華書局
發行處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三九四二號

徐序

國父手訂建國大綱，規定縣爲地方自治之基本單位。我國憲法，亦定縣爲地方制度之最後層級。一般人民則以縣長爲親民之官，視之如父母。由此可知縣在國家行政組織及人民心理上之地位，至爲重要。

國家行政以及各級政府之重大措施，在縣以上多屬樹立宏規，蓋籌策劃，而真能躬行實踐，惠澤及民者，厥在縣政。故縣制之健全與否，實深切影響於施政效果與行政效率，舉凡轄境之劃分，組織之系統，權責之分配，以及人事之臧否，無不與之息息相關。如措施得當，則政通人和，下情上達，政府一切重大政策之推行，均可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貫澈實施，圓滿達成，而收事半功倍之宏效。否則，縱有良法美制，而不能行，所謂更張與興革之事，徒資紛擾而已。

廖君從雲，研究縣政之建設，於茲多年，廣蒐古今典籍，悉心鑽研，考其源流，探其史實，因舉歷代縣制之沿革，明其系統，析其特點，並較其利弊得失，以成此書，不僅可爲關心此一問題者之研究參考，更可爲政府改進縣制，促進行政之借鑑，余得先讀爲快，且喜其用力之勤，而樂爲之序。

徐慶鑑序於台北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民族復興節

戴序

我國縣制溯源甚古，遠自西周春秋之世，已有縣之名稱見於載籍，至秦始皇統一宇內，探行郡縣之制，始正式成爲地方政制之礎石，後此雖代有更迭，類多相爲因襲損益，諸如縣數之增減；轄境之大小，組織之繁簡，權責之輕重，令尹之登庸，品秩之尊卑等，雖代有不同，要皆因應一時之需要，就已有之成規，遞嬗變易，軌跡分明，至近世始由消極之牧民政治轉爲積極之地方建設，故縣制之規模，視前益宏，事務之繁複，視前亦益甚，然其立制之基本精神，及其在國家政制上地位之重要，則猶與古相侔，是以 國父手訂建國大綱，以縣爲地方自治之單位，蓋有見於此也。

余曩日曾膺民社，躬親踐行，體認至深，蓋一切施維，無不與人民之福祉相關聯，所謂善政養民，正所以使民得各遂其生，各安其生，各樂其生也。嘗見鄭板橋題所畫竹詩云：「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非賢令尹不能道也。故凡留心政事者莫不自縣政始，欲求國家臻於盛治者，亦應自縣政始。

廖君從雲，從政多年，平居沉潛好學，公餘常以一卷自隨，近撰「縣政建設現代化芻議」一文，喜其闡博有識，且多創見，比閱茲編，乃知淵源有自，所謂鑑諸往而知來者，誠不誣也。今歲廖君以其母氏劉太夫人九秩華誕，恪遵母訓，不欲多所鋪張，踵事增華，乃決以書獻壽，其心可嘉，其事可喜，爰弁數言，以爲世之事親者勸，是爲序。

戴仲玉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文化復興節
序於新店閩園

自序

先君子春普公歷宦閩魯，迭任繁劇，而勤政愛民，廉隅自守，以是所至有政聲，每遷轉，邑民輒設香案，懸明鏡，供清水，遮道相送，至十數里不忍去，蓋其平日爲政，能兼養民、保民、育民而一之，故民視之如父母，追慕景仰及於久遠也。余三歲而孤，甫能言，母氏卽親自課讀，蓋以一身而兼嚴父慈母良師矣。恒抱余置膝上教之識字，稍長隨諸兄習詩書，督教益嚴，倦則娓娓爲道先君子親民善政事蹟，鉅細靡遺，實兼仁智勇敢而有之，誠一介書生之所難，聞之令人心凝神懾，而孺慕仰佩之心，輒難自己，且漸知縣官位非崇隆，而其對國家民社之貢獻則至深遠也。及長，每涉獵書史，於歷代縣制及賢令尹之事蹟，特多留心，隨手摘錄，久而盈帙，比閱自明鄭先生書，知欲撰縣政論，而以時局不安，播遷流離未果成，其於歷代縣制遺規，蒐集頗丰，心喜之，取益尤多。今歲欣逢家慈九秩萱慶，余擬以書爲壽，藉博高堂一粲，爰就所集有關歷代縣制之資料，爬梳羅剔，慎予取捨，詳加考定，纂輯成書，述而不作，實深愧於前賢，錄而備忘，或有助於鑑往知來也，是爲序。

三山任仁廖從雲序於臺北容廬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雙十節

中國歷代縣制考目錄

徐戴序

自序

第一章 縣之起源

一、郡縣之制起於西周說.....一

二、郡縣之制起於秦始皇說.....二

三、郡縣之制起於春秋說.....三

第二章 秦漢之縣政制度

一、秦之割一郡縣制.....一〇

二、漢之縣制.....一〇

三、漢代縣制之特色.....一八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之縣政制度

一、魏晉南北朝之縣制.....三二

二、魏晉南北朝縣之行政系統.....三五

三、魏晉南北朝縣制之特色	三九
第四章 隋之縣政制度	
一、隋之縣制	四二
二、隋縣之行政系統	四四
三、隋代縣制之特色	四五
第五章 唐之縣政制度	
一、唐之縣制	四七
二、唐縣之行政系統	四八
三、唐代縣制之特色	五〇
第六章 宋之縣政制度	
一、宋之縣制	七八
二、宋縣之行政系統	八一
三、宋代縣制之特色	八三
第七章 遼金元之縣政制度	
一、遼金元之縣制	八五
二、遼金元縣之行政系統	八九

三、遼金元三代縣制之特色.....

九三

第八章 明之縣政制度

一、明之縣制.....

九六

二、明縣之行政系統.....

九八

三、明代縣制之特色.....

一〇一

第九章 清之縣政制度

一、清之縣制.....

一〇四

二、清縣之行政系統.....

一〇五

第十章 縣與其他政制之關係

一、縣與司法制度之關係.....

一一三

二、縣與財務行政之關係.....

一一四

三、縣與農政實施之關係.....

一一七

中國歷代縣制考

第一章 縣之起源

我國縣制始於何時，言人人殊，而一般學者多信其始於秦始皇，即中小學歷史課本中，亦多列爲始皇之政而不之疑。日人那珂通世之支那通史論始皇之政章中引史記秦始皇本紀文有云：「丞相王綰等言，『燕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皇帝下其議，廷尉李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相攻擊爲仇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爲郡縣……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皇帝曰：「廷尉議是！」以郡縣敷治，北帶治關內及二十七郡，中帶治六郡，後踰南嶺取南帶地，置三郡，凡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二十八年，皇帝東行郡縣。

觀此，殆以郡縣之制爲始皇平定六國後，懲封建之弊而始創者，其說固亦可信，而以史學名家之班固，去秦甚近，於其漢書地理志中亦云：「秦……并兼四海，以爲周制微弱，終爲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爲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子遺者矣。」尤明言郡縣之制係由始皇所建立。惟郡縣二字，早見之於山海經，如南次二經云：「長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禹而四耳，其名長右，其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又云：「堯光之山……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鬚，其名猾穀……見則縣有大繇。」山海經相傳爲禹益所作，皆唐虞時人，是若可徵，則唐虞之世，已有郡縣矣。又淮南

子氾論篇云：「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則以夏商之世亦有郡縣，且其由來已久，夷考我國郡縣之制，言其始於唐虞，則文獻不足，信史難徵，言其始於秦世，則春秋初期，已有郡縣之制，雖信史斑斑可考，亦難視爲定論，茲依各家之說，其信而有徵者，約爲起於西周說；起於始皇說，始於春秋說三者，爰爲以次論之。

一、郡縣之制起於西周說

說者引逸周書作雒篇載：「制郊甸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是郡縣之制似於周公時即已制定，且縣大於郡，惟其時之郡縣是否與後世之地方行政制度相類似，實堪存疑，且於西周之金文中，未見西周有縣之記載，而於東周金文記載中，雖有縣之記載，而無王畿有縣之資料，是皆未可以臆度得之。復據周禮地官司徒篇云：「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領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此所謂「縣正」是否與後世之「縣令」相同？所謂縣，是否與後世之縣相同？視其職務，容或相同，惟未可據以論定。此外周禮中尚有所謂「縣師」者，職司徵歛地稅，是爲稅官，亦未可視爲後世之縣令。杜佑通典記職官縣令云：「周官有縣正，四百里爲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杜氏之書盡採周書、周禮之說，其後，鄭樵

作通誌，馬端臨作文獻通考，在職官縣令上復盡錄杜氏之說，是皆以周禮所載，視爲縣之起源，易言之杜佑與鄭馬二氏，蓋主縣制始於西周之說也。後之學人，間有從之者，遂成一家之說。實則周書周禮所載，姑無論其書之真僞如何？所記之事實有無存疑之處，即使所記屬實，亦當另有其意義，蓋於封建盛行之時，所謂郡縣當有別於後世之地方行政制度，充其量僅爲縣之雛形而已，實不足以言縣制之始。

二、郡縣之制起於秦始皇說

一般學者多認郡縣之制，始創於秦始皇平定六國統一宇內，建立帝國之時，舊史稱始皇二十六年，廢封建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遂據以認爲郡縣之起源，如陸機之五等諸侯論云：「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又如新唐書地理志云：「自秦變古，王制亡，始郡、縣天下。」又如強汝詢之漢州郡縣史制考云：「自秦始置郡縣。」文義尤爲明顯，是皆主郡縣之制起於始皇之說，主此說者載籍紛紜，不勝枚舉，而顧炎武以此說祖述班固，所論甚當，顧氏於其日知錄中有云：「漢書地理志言：『秦並兼四海，以爲周制微弱，終爲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爲郡縣，盡滅前聖苗裔。靡有子遺。』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爲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爲也。」顧氏之言，蓋有感於學者之未加深考，而遽認郡縣之制起於始皇也。

三、郡縣之制起於春秋說

此說乃以信史爲立論之根據，最爲史家所公認。關於縣制起於春秋之資料，散見於史籍之記載者爲：

史記秦本紀秦武公十年（民元前二五九九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又十一年（民元前二五九八年）初縣杜、鄭。秦厲共公二十一年（民元前二三六七年），初縣頻陽。秦孝公十二年（民元前二三六年），用商鞅變法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四十一縣，縣置一令。秦惠文君十年（民元前二三三九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又十一年（民元前二二三八年），縣義渠。秦昭襄王二十二年（民元前二一九六年），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又三十二年（民元前二一八六年），魏入三縣請和。又五十一年（民元前二一六七年），攻趙，取二十餘縣。

史記晉世家晉頃公十二年（民元前二四二五年），晉之六卿欲弱公室，而分其邑爲十縣；即左傳所稱，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是也。

史記楚世家楚惠王八年（民元前二三九二年）滅陳而縣之。楚懷王十八年（民元前二二二二年），靳尚爲解張儀之囚而說鄭袖，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

史記吳世家王餘祭三年（民元前二四五六年）齊相慶封犇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

春秋左傳魯僖公三十三年（民元前二五三八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魯宣公十二年（民元前二五〇八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有曰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杜註謂楚滅九國以爲縣。又十五年（民元前二五〇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魯成公六年（民元前二四九六年）韓獻子等

諫武子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魯襄公二十六年（民元前二四五八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又三十年（民元前二四五四年），絳縣人或年長矣。魯昭公三年（民元前二四五〇年），二宣子曰：晉之別縣不唯州。又五年，民元前二四四八年，薳啓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後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又十年（民元前二四四三年），叔向曰：陳人聽命而遂縣之。魯哀公十七年（民元前二三八九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

晏子春秋有謂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

說苑有謂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

戰國策有謂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

魯語有謂三鄉爲縣。

由此觀之，縣之起源，或爲諸侯强大者滅弱小者以爲縣，如楚之滅陳及九國而縣之是其實例；或爲集鄉聚邑以爲縣，如衛鞅之變法以小鄉邑爲縣，魯語以三鄉爲縣，即其實例。或爲分私家之田以爲縣，如晉之六卿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即其實例。此時之縣官，有稱縣公者，如魯之申公子儀，息公子邊，商公子西，蔡公棄疾，葉公諸梁等皆爲縣公。有稱縣尹者，如魯之清尹弗忌，連尹屈蕩，蓋尹午，陵尹喜，沈尹戌，武城尹吉等皆爲縣尹，縣公縣尹之設以楚爲最盛，蓋多滅人之國而縣之，乃設官而牧其民。此外亦有稱宰或大夫者，魯多曰宰，如子游爲武城宰，子羔爲費宰等是。晉多曰大夫，如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等是，其名稱雖異，職權則同，要皆爲縣之行政

長官也。

若就金文左傳國語史記等書所載有關縣制之資料尤爲詳贍，茲請分國敍述如次：

甲、楚國

楚武王享國日久自春秋前十八年至魯莊公七年（公元前七四〇——六九〇）嘗滅權，左傳莊十八年追紀其事云：

「初、楚武王克權，使鬪縕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閭敖尹之。」此一記載雖未明言滅權以爲縣，而設尹以治，與楚國後之縣尹實同，可爲建立權縣之證明，時爲春秋初期，而楚已有縣制，且滅人之國以爲縣，則其面積之大亦可知也。

楚文王時（前六八九——六七七）先後滅申、息、鄧諸國、左傳哀十七年記楚子穀之言曰：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

可知楚滅人一國，即建立一縣，左傳莊三十年云：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秋，申公鬪班殺子元。」杜預註云：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此證以左傳二十年所載：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奢（伍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杜預註云：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稱大夫而曰君，實則與申公及縣尹無二，蓋君與尹本是一字，故公穀春秋經隱三

年「尹氏卒」左氏傳作「君氏卒」。君與公又同屬見於經可通用，故楚辭借往日中論晉文公云「文君寢而追求」，莊子外物篇論宋元公云「宋元君夜半而夢」，（詳見日知錄卷二十三「稱王公爲君」條）今吾聞讀「君」與「公」猶爲同音，想古時本是一字也。

楚莊王十六年以陳有夏徵舒之亂率諸侯伐陳，左傳宣十一年記其事云：

「遂入陳……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

以縣公與諸侯並列，則縣之地位可知，後一年，楚莊王又破鄖，左傳宣十二年記其事云：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若惠顧前好……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杜預註云：楚滅九國以爲縣。陸德明經典釋文釋九縣曰：「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鄖，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使闔縉尹之，又稱「文王縣申息」，此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

孔穎達左傳正義爲之解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鄖，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靡，凡十一國見於傳。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言九縣者，申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實則三九皆爲虛數言其多耳，初不必定爲九縣，觀乎「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一語殆可信也。

楚共王六年（紀元前五八五年）楚兵伐鄭。左傳成六年紀其事云：晉樂書救鄭……遂侵蔡。楚公子申以申息救蔡，禦諸桑陵。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樂書），武王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楚之申息二縣，其兵力足與一霸國戰，則楚縣之大而且廣可知矣。

左傳又追紀楚莊王十九年（前五九五）事：

楚圍宋之役，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之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

巫臣爲申之縣公，反對以其地爲大夫之食邑，可知楚之縣爲直隸於國君，略無封建之成分在內，殆已啓秦廢封建置郡縣之先聲矣。

左傳襄廿六年（前五四七，楚康王十三）云：

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予？」縣尹一詞正式見於記載者始於此。

楚靈王七年（前五三四），又滅陳爲縣。左傳昭八年云：

楚公子棄帥師……滅陳……使穿封戍爲陳公。